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6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不了情

写下这个题目,我还踌躇,究竟是用“情殇”好,还是“情伤”好?

前文《无情》,是叙述自己老了,怕去医院看望病危老友,徒增伤感。其实很多话是麻雀啄老鹰,说归说,听归听,我后来还是去医院看望他了,且不止一次看望,并努力帮他找医生——毕竟是几十年的同学了,当真无情如斯?可惜,好心没好报,烧香惹鬼叫,那天正逢大雨,我急匆匆往医院赶时,一脚踏空,脚一崴,就听咔嚓一声,剧痛钻心,我单腿跪地,对老妻说一声,完了,我可能骨折了!

一蹦一跳坚持看完老友,我急诊去拍片打石膏,一步步如同踩在钢钉上,疼得我浑身汗如雨湿。医生还吓我,说急诊暂时给你石膏固定一下,两周后再来拍片复查,如果骨折移位,还要开刀打钢钉固定。我说我前年在你们骨科手术,也是左脚开刀,至今脚掌神经尚未恢复,你再开一刀,当我脚是拉链皮包啊?

拖着一条沉重的石膏腿,心情郁郁回到家,学苏东坡“三上”:坐下来脚须用软垫子垫上,洗澡先用塑料皮包上,上厕所还要摆一个机凳翘上,金鸡独立,一泻千里。今年夏天特别热,伤脚捂得格外难受,心情也就大坏。儿女不在身边,倒霉的自然是老妻。说起来老妻与我同龄,但女人家爱漂亮,更爱听恭维,但凡有人出于礼貌,夸她年轻,她就在我面前嘚瑟半天,好像我讨了天大便宜,七十老翁娶了十七少女一样。心情好时我还能惯着她,此刻心情糟糕,自然拿她出气。从她陪我看病说起,在医院租了张轮椅,她老胳膊老腿的推不动,几次将我撞在墙上,疼得我龇牙咧嘴;回家拄拐了,也不晓得扶我,眼睁睁瞅着我在前面一蹦一蹦,几次差点跌倒也不扶(我严重怀疑她还躲在后面捂嘴笑),及至进了客厅,还仰八叉摔了一跤。“你这是在服侍病人啊还是想谋杀亲夫?”

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了,老妻对付我颇有经验(她自己不止一次向别人介绍过),每回我发火时,她不接话,也不回嘴,因为那样只会招来更猛烈的打击。等我气头上过去了,她再来数落我。说你那么胖,我扶得动你吗?我卖个耳朵听她说,说烦了,冷不丁回一句,还好意思说我胖,不全是您喂的!我现在每天睡沙发上也不动,没有一点食欲,你还天天跑菜场,烧上那么多菜哄鬼啊!在厨房里忙得满头大汗的老妻,伸出头来惹一句,你骨折了,要喝骨头汤,吃鸽子,还要各种蔬菜均衡营养,我不上菜场能变出来啊?

一看老妻委屈地夹泪,我吓得赶紧闭嘴。

每回吵嘴冷静下来,我也后悔,老妻一年360天烧菜煮饭也着实受累,就拿我受伤来说吧,24小时不能离人,她跟前跟后就够可怜的了。受伤前,我们已与同学约好,去大别山度夏,钱都交了,现在走不掉,她没有丝毫怨言。从医院回家,她服侍我洗澡、处理伤脚,围着我团团转,从来也没说过半个不字。家里有个高脚板凳,我上厕所离不开它,她帮我搬进搬出;坐沙发上看电视,她马上端来一张矮凳,怕硌着我脚,还要垫上垫子。至于洗澡给伤脚包塑料皮、调热水、递毛巾……这些连自家儿女都无法替代的事,不全是她一人忙活么!还有一个难为人道的不堪,天热,裹在石膏里的脚不能洗,奇痒,且臭。老妻经常用酒精棉签帮我擦拭,那古怪的臭气连我远远闻着都熏人窒息,老妻弯腰近身操作,从不嫌弃,还有什么可说的?

老妻晓得我是因为受伤,窝在家里,心情不好,每天都变着花样,叫我在电视上陪她找节目看。朋友送来的贾樟柯新片,电影频道回放的纪录片,都是我们每天打发时间的最好消遣。这几天长江中下游水位高涨,我俩看新闻,忽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镜头:滁河大坝。是的,就是这段滁河大坝,40多年前也是发大水,厂里组织青年民兵去挑堤,我和老妻都去了。那时我们刚进厂,20出头岁数,风华正茂,并排站在大卡车上,举旗高歌,来到浩浩水边。扛草包,挑河泥,呼喊着口号,一连在大堤上奋战两天两夜,实在困得不行了,厂领导就让大家睡在大堤上。我和老妻并排躺下——千万别误会,不是只有我俩偷偷躺在草地上,我们30多个青年民兵全并排躺着。她当时是团支委,豆蔻年华,我有意睡在她身边,黑夜里听周围打蚊子的声音,我悄悄在她耳边说,我有防蚊秘方,你要不要?她一翻身坐起,连声说,要,要!旁边没睡着的同事怪声怪气地笑成一片。幸亏天黑,我脸上火辣辣的,也不顾别人笑话了,翻身去河边抠了一团稀泥,二话不说就往她腿上抹,胳膊上抹,所有露出皮肤的地方,我都帮她抹上了泥。“天然防蚊衣,”我笑着说,“你还记得不?”

“当然记得,”老妻笑了,“我早就发现,我们那帮青年团员中,就你最坏。抹腿就抹腿,还非要往上抹,思想复杂——脚还疼嘛?”

说最后一句话时,老妻自然摸了一下我的手——哇,摸了几十年的老手,居然有了一丝感觉——忽然想通了开头的题目,老头儿老太太了,情殇和情伤都不合适,吵吵闹闹厮守一辈子,应该还剩一个不了情吧。

一大口锅加满水放高凳上……忙完了,门一关,忙自己活去了。

到了下午,我悄悄打开门,没听到什么声响,一喜,大步快出……糟糕,怎么还有一只,下意识对它喊起来:“你老婆都飞出去了,你怎么还在这儿,你这呆子。”又转口温柔地说道,“儿子,听话,动动脑筋,看看这里,从这儿就能飞出去”。写到这里,我想起,一会喊它儿子,一会喊它宝贝,指向窗口好几遍,奇的是燕子这回没有受到惊吓,它好像在听,悠然地盘旋。我轻轻地关上窗,心里念叨着,一只飞出去,这只也一定能飞出去!

入晚,我先贴着门,听,实际是给心理一个暗示:不会有动静;推门,啊,是真的,燕子,我的宝贝我的儿子终于飞走了。我停在那里,好一阵,意识到自己的感动,两眼怎么有点模糊,莫名的,赶紧稳了一稳。我很少这样表达,这回不同,真的不容易。

这次进山前一天,我去了宿迁自己工作过的地方,会了宿迁建市之初请回家乡的文学领军人才、国家一级作家刘家魁老师。他送了我新出的三本书,其中一本收有一篇随笔,题《鸟儿的归宿问题》,文中不少精致的描述和哲学的思辨,其中写道:“鸟儿是一首飞翔的诗,鸟儿是一支自由的歌,鸟儿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永恒的榜样!”“我幻想着有一天我能听懂鸟语,听听鸟儿平常都在说些什么。”

奇巧的是,当时接收了书暂没打开来读,但一见面,我就对刘老师讲,20多年了,您那写鸟的散文见报后,我看得一头劲,我受您启发后来写了一文,叫《听树》,那就是听鸟呀!

金蝉花开

壬寅年夏,二楼邻居老太太碰着我兴冲冲地打招呼说,孙子幼儿园放假了,明日即回乡村。她饶有兴趣地讲,喳岭子花开了,赶紧回去采一些,她每年都可卖万儿八千。我一头雾水,什么叫喳岭子花?见我满脸疑惑,她一个劲地比画着解释,就是竹海里长的中药材,每年有很多人采挖,还有专人来收购。

自幼农村长大的我,从小也采过夏枯草、半枝莲等中草药,可对“喳岭花”却十分陌生。我和邻居都是农村人,两镇相邻,一东一西,一丘陵一山区,方言差异较大。所以我不想打破砂锅问到底,故装明白地说:“哦,哦……”巧合的是,不几日,在中草药文化小镇项目的寻访,让我揭开了“喳岭子花”的谜团。

中草药文化小镇位于金陵南郊横山山脉,有史可循,这里三千年前人们就自采草药医治疾病。随行人员告诉我们,山景村环绕的山林已发现中草药三百多种。据《史记》《南京传》(岳麓书社)《博望志》《横溪街道志》等载,相传周太王意将王位传三子季历,长子泰伯、仲雍为表谦让之意,其父病后,他们说今天的南京江宁区横山有药可治,于是长途跋涉至荆蛮之地。这便是历史上泰伯奔吴典故的一种由来,也因此拉开了吴国序幕。同行的中医药大学博士说,当下正是金蝉花开之际,它是被誉为江南的“冬虫夏草”,有滋阴、强肾、抗肿瘤等功效。《本草纲目》还记载了治疗惊风的药效,清代雍正皇帝喜食此草,更在膳食中作为滋补常用。

进山途中,神奇的金蝉花给几位城里来客增添了无穷兴趣。同行村民告诉我们,夏天,蝉在竹海中破土而出,爬上竹枝脱壳,更多生活山岭林间,蝉鸣喳喳,甚是嘈杂,被当地人取名“喳岭子”。此时由于市场需求量大,捉蝉、挖喳岭子花就成了村民一年一度的热潮,成了靠山吃山增收致富的特色途径。

烈日炎炎的正午,苍翠的竹海中,高大挺拔的竹子,一眼望不见尽头,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枯竹叶,脚踩上去发出微微的沙声。中医药博士用竹竿拨开一层浮叶,指着点上一小拇指大小的白色花说,这就是金蝉花!看上去有点像韭菜花,只是更小了,又像白色珊瑚花,单薄了些……一铲子挖下去,金蝉花露出了它的尊容,更像一只蝉蛹被白色密织的蛛丝包裹着,未完全包严实的地方裸露出蝉蛹金色的身体。三两枝白色花秆从它的头部抽了出来,绽放出美丽神奇的白色碎花。

竹海深处,一声声惊叫,像发现新大陆一样,大家挖采金蝉花的兴致很高。而金蝉花一簇一簇、一窝一窝的,给挖者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。随行的中医药博士告诉我们,金蝉花从卵到花需六年之久,它们每代五龄,受到多种虫生真菌侵染而成。而作为中草药的金蝉花,只是打开山林中草药的冰山一角,随着当地中草药项目的推进,还会有大批神秘的中草药走进人们的生活,折射出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与神奇魅力。

诚然,一只蝉的生命虽短暂,而其一生像个虔诚的修行者,下食尘埃,上饮黄泉,从卵蛰伏黑暗地下,一点点爬向光明,整个成长过程漫长而悲壮。而它的结局是,要么蜕变成一鸣惊人的飞蝉,要么幻化成一朵绽放人间的金花。

大暑节气到了。在我们老家,这几天叫六月心,一年中最热的时刻,气温高,天气暖,太阳毒。

过去这个时候,农村家家都要晒伏(霉),把箱子柜子里的衣服被子都搬到院子里晒,防止衣物经过霉天的潮湿开始发霉,上午翻箱倒柜请出来,中午太阳再毒辣还要戴着草帽去晒,傍晚收衣物时自己身上的汗更不允许弄到衣物上。

今天我要晒晒我的自行车。这辆自行车曾陪伴我骑行过周边的城市,以及仪征市内的每一个乡镇,因为工厂业务忙,耽搁了它,睡在车库有七八年未动了。挪出车库,给它晒晒太阳,花了二百元把前后轮胎都换好,准备骑车上下班。

大暑天,五点多就醒了,昨晚答应儿子的是八点钟一起去吃面条。我想两个小时,应该可以骑行一趟枣林湾来回。六点出发,在大庆路看到扬子公园一些早锻炼的老人已经陆续返回了,路边摊卖菜的忙得正欢,从解放西路,转到子胥路,沿胥浦河向北直行。经过怡景半岛酒店,仪化的骑友、跑友们基本都已返回,看来我已经菜鸟久矣。单人单骑,硬着头皮向枣林湾进发,结果四十分钟就骑到枣林水库的大堤上,驻足停车,正好是十五公里,一个人骑,不追求速度,大伏天出点汗,并不累。

推车行走在堤上,脚下湖水清澈见底,南侧临岸水面长有菱角、渔民夫妻驾小渔船穿行水面,还有三三两两坚守的垂钓者。远眺远山如黛,风力发电风车如牛悠闲,天空瓦蓝、白云朵朵,倒映在晨起的枣林湖中,一幅大自然的水墨画。我遂拿起手机拍照,发到朋友圈,晒一下我的六月心骑行,“大美枣林湾”。

经枣林渔村骑行返回,一家人去儿子推荐的小燕面馆,吃了青椒臭干、韭菜肥肠、猪肝干拌三种面条。骑行出了一身臭汗,收获了地道的身边美景,晒了朋友圈,品尝了小城特色美食,继续骑行去上班。这个六月心的早晨,真好。

放鸟记

放鸟,不是从笼中而是从楼道。这怎么说?原来我住的宝华山一小区的公寓是4层,楼道向南的落地玻璃都是封闭的,向北只有一小窗,山中鸟儿巨多,动不动就看见它们从一楼顺着楼道呼噜呼噜飞上了4楼,然后便是对着南北玻璃瞎撞,无碍,总会幸运对上那开放的小窗重获自由。也偶有鸟儿能往楼下飞,不过这种情况罕见,猜想鸟儿一旦进入楼道会习惯性向上向左右飞,何况透明的玻璃总是个诱导。

这几日情况大变,见一对鸟儿在4楼盘旋总出不去,起初没在意,两天过去了还在盘。我试着像往常那样用扫帚把鸟儿往那开着的小窗赶,通常鸟儿被赶着会撞上玻璃失控,这时我立刻伸出双手捧起小鸟,递送到窗口,还念念有词:“宝贝,别怕,你自由了。”这回不行,二鸟怎么着也贴着顶飞,慌,但不会撞玻璃,盘旋一阵会找个落脚点歇一会儿,我细瞅,噢,原来是一对燕子,飞翔时燕尾分明,停歇时对视能看清那“丹凤”的眼睛和眼圈,噢,原来燕子的眼睛这么漂亮……

两天了,出不去总不成,于是找来一长杆赶,完全不听使唤。糟糕的是燕子的盘旋也失准了,听得见翅膀扑腾扑腾的声音好像是喘着粗气,赶紧停,不能鲁莽,要相信鸟儿自己能找到出路,那就再等等吧。

第三天一早,一开门,燕子立盘,心里顿时揪了一下,怎么会呢?很快想通了,是不是那窗只能对拉开,实际只有一半面积不够大,立即动手把两扇窗硬扯了下来;又想,是不是另一半全封闭的大窗燕子试图产生心理阴影了,于是找来一木板把这一半挡起来;再想,这几天燕子在楼道即使有虫子吃但没水喝会不会力衰呢,赶紧用

□南京 吴晓平

□南京 廖小星

□南京 毛文轩

□仪征 陈玉金